說苑/卷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目次

說苑
君道
作者：劉向

臣術

宋本題「鴻嘉四年三月己亥，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」。各本無此行。案玉海、文獻通考皆云：「新序，陽朔元年二月癸卯上（蔣刻宋本新序正如此。）。說苑，鴻嘉四年二月己亥上。」即據此而言，知宋時舊本新序、說苑皆有此行也。（日人武井驥新序纂注後序云：「不知王、馬何本。」蓋未知此。）陽朔元年為成帝之九年，鴻嘉四年為成帝之十六年，是說苑之上後於新序七年也。

晉平公問於師曠〈楚詞章句：「師曠，聖人，字子野，生無目而善聽，晉主樂太師。」莊子駢拇篇釋文引史記云：「冀州南和人，生而無目。」淮南主術篇、文子精誠篇俱云：「師曠瞽而為太宰。」〉曰：「人君之道如何？」對曰：「人君之道，清淨無為，務在博愛，趨在任賢，廣開耳目，以察萬方，不固溺於流俗，〈盧曰：「太平御覽六百二十『固』作『混』。」承周案：作「混」疑臆改，後漢書朱暉傳注引仍作「固」，可證。劉恕通鑑外紀用此文，「固溺」作「牽掣」，亦不足據。〉不拘繫於左右，廓然遠見，踔然獨立，屢省考績，〈書益稷：「屢省乃成。」〉以臨臣下。此人君之操也。」平公曰：「善。」

齊宣王謂尹文曰：「人君之事何如？」尹文對曰：「人君之事，無為而能容下。夫事寡易從，法省易因，故民不以政獲罪也。大道容眾，大德容下，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。《

書》曰：『睿作聖。』詩人曰：『岐有夷之行，子孫其保之！』」宣王曰：「善。」

成王封伯禽為魯公，召而告之曰：「爾知為人上之道乎？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，順德規諫，必開不諱之門，撙節安靜以藉之，諫者勿振以威，毋格其言，博采其辭，乃擇可觀。夫有文無武，無以威下，有武無文，民畏不親，文武俱行，威德乃成；既成威德，民親以服，清白上通，巧佞下塞，諫者得進，忠信乃畜。」伯禽再拜受命而辭。

陳靈公行僻而言失，泄冶曰：「陳其亡矣！吾驟諫君，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。夫上之化下，猶風靡草，東風則草靡而西，西風則草靡而東，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，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。夫樹曲木者惡得直影，人君不直其行，不敬其言者，未有能保帝王之號，垂顯令之名者也。易曰：『夫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，善，則千里之外應之，況其邇者乎？居其室，出其言不善，則千里之外違之，況其邇者乎？言出於身，加於民；行發乎邇，見乎遠。言行君子之樞機，樞機之發，榮辱之主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，可不慎乎？』天地動而萬物變化。詩曰：『慎爾出話，敬爾威儀，無不柔嘉。』此之謂也。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，不亡必弒。」靈公聞之，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，後果弒於徵舒。

魯哀公問於孔子曰：「吾聞君子不博，有之乎？」孔子對曰：「
有之。」哀公曰：「何為其不博也？」孔子對曰：「為其有二乘。」哀公曰：「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？」孔子對曰：「為行惡道也。」哀公懼焉。有間曰：「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！」孔子對曰：「惡惡道不能甚，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；好善道不能甚，則百姓之親之也，亦不能甚。」詩云：『未見君子，憂心惙惙，亦既見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則說。』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。哀公曰：「善哉！吾聞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。微孔子，吾焉聞斯言也哉？」

河間獻王曰：「堯存心於天下，加志於窮民，痛萬姓之罹罪，憂眾生之不遂也。有一民饑，則曰此我饑之也；有一人寒，則曰此我寒之也；一民有罪，則曰此我陷之也。仁昭而義立，德博而化廣；故不賞而民勸，不罰而民治。先恕而後教，是堯道也。當舜之時，有苗氏不服，其所以不服者，大山在其南，殿山在其北；左洞庭之波，右彭蠡之川；因此險也，所以不服，禹欲伐之，舜不許，曰：『諭教猶未竭也，究諭教焉，而有苗氏請服，天下聞之，皆非禹之義，而歸舜之德。』」

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，遠而逾明，十二牧，方三人，出舉遠方之民，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，有獄訟而失職者，有賢才而不舉者，以入告乎天子，天子於其君之朝也，攝而

進之曰：「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！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，有獄訟而失職者，有賢才而不舉者？」其君歸也，乃召其國大夫，告用天子之言，百姓聞之皆喜曰：「此誠天子也！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，豈可欺哉！」故牧者所以辟四門，明四目，達四聰也，是以近者親之，遠者安之。詩曰：「柔遠能邇，以定我王」，此之謂矣。

河間獻王曰：「禹稱民無食，則我不能使也；功成而不利於人，則我不能勸也；故疏河以導之，鑿江通於九派，灑五湖而定東海，民亦勞矣，然而不怨者，利歸於民也。」

禹出見罪人，下車問而泣之，左右曰：「夫罪人不順道，故使然焉，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？」禹曰：「堯舜之人，皆以堯舜之心為心；今寡人為君也，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，是以痛之。」書曰：「百姓有罪，在予一人。」

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，入文王之境，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；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；二國者相謂曰：「其人民讓為士大夫，其士大夫讓為公卿，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。」二國者，未見文王之身，而讓其所爭以為閑田而反。孔子曰：「大哉文王之道乎！其不可加矣！不動而變，無為而成，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。」故書曰：「惟文王之敬忌。」此之謂也。

成王與唐叔虞燕居，剪梧桐葉以為珪，而授唐叔虞曰：「余以此封汝。」唐叔虞喜，以告周公，周公以請曰：「天子封虞耶？」成王曰：「余一與虞戲也。」周公對曰：「臣聞之，天子無戲言，言則史書之，工誦之，士稱之。」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，周公旦可謂善說矣，一稱而成王益重言，明愛弟之義，有輔王室之固。

當堯之時，舜為司徒，契為司馬，禹為司空，后稷為田疇，夔為樂正，倕為工師，伯夷為秩宗，皋陶為大理，益掌畝禽，堯體力便巧不能為一焉，堯為君而九子為臣，其何故也？堯知九職之事，使九子者各受其事，皆勝其任以成九功，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，是故知人者王道也，知事者臣道也，王道知人，臣道知事，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。

湯問伊尹曰：「三公九卿，二十七大夫，八十一元士，知之有道乎？」伊尹對曰：「昔者堯見人而知，舜任人然後知，禹以成功舉之。夫三君之舉賢，皆異道而成功，然尚有失者，況無法度而任己，直意用人，必大失矣。故君使臣自貢其能，則萬一之不失矣，王者何？以選賢。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，然後治也，雖有堯舜之明，而股肱不備，則主恩不流，化澤不行，故明君在上，慎於擇士，務於求賢，設四佐以自輔，有英俊以治官，

尊其爵，重其祿，賢者進以顯榮，罷者退而勞力，是以主無遺憂，下無邪慝，百官能治，臣下樂職，恩流群生，潤澤草木，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，不下堂而天下治，此使能之效也。」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舉賢而以危亡者，何也？」太公曰：「舉賢而不用，是有舉賢之名，而不得真賢之實也。」武王曰：「其失安在？」太公望曰：「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，不得真賢也。」武王曰：「好用小善者何如？」太公曰：「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，以非賢為賢，以非善為善，以非忠為忠，以非信為信；其君以譽為功，以毀為罪；有功者不賞，有罪者不罰；多黨者進，少黨者退；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，百吏群黨而多姦；忠臣以誹死於無罪，邪臣以譽賞於無功。其國見於危亡。」武王曰：「善！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。」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得賢敬士，或不能以為治者，何也？」太公對曰：「不能獨斷，以人言斷者殃也。」武王曰：「何為以人言斷？」太公對曰：「不能定所去，以人言去；不能定所取，以人言取；不能定所為，以人言為；不能定所罰，以人言罰；不能定所賞，以人言賞。賢者不必用，不肖者不必退，而士不必敬。」武王曰：「善，其為國何如？」太公對曰：「其為人惡聞其情，而喜聞人之情；惡聞其惡，而喜聞人之惡；是以不必治也。」武王曰：「善。」

齊桓公問於甯戚曰：「筦子今年老矣，為棄寡人而就世也，吾恐法令不行，人多失職，百姓疾怨，國多盜賊，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，民衣食足乎？」甯戚對曰：「要在得賢而任之。」桓公曰：「得賢奈何？」甯戚對曰：「開其道路，察而用之，尊其位，重其祿，顯其名，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。」桓公曰：「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，微夫子幸而臨之，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。」甯戚對曰：「是君察之不明，舉之不顯；而用之疑，官之卑，祿之薄也；且夫國之所以不能士者，有五阻焉：主不好士，諂諛在旁，一阻也；言便事者，未嘗見用，二阻也；壅塞掩蔽，必因近習，然後見察，三阻也；訊獄詰窮其辭，以法過之，四阻也；執事適欲，擅國權命，五阻也。去此五阻，則豪俊並興，賢智求處；五阻不去，則上蔽吏民之情，下塞賢士之路；是故明王聖主之治，若夫江海無不受，故長為百川之主；明王聖君無不容，故安樂而長久。因此觀之，則安主利人者，非獨一士也。」桓公曰：「善，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。」

齊景公問於晏子曰：「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。」對曰：「嬰聞之，國具官而后政可善。」景公作色曰：「齊國雖小，則何為不具官乎？」對曰：「此非臣之所復也。昔

先君桓公，身體墮懈，辭會不給，則隰朋侍；左右多過，刑罰不中，則弦章侍；居處肆縱，左右懾畏，則東郭牙侍；田野不修，人民不安，則甯戚侍；軍吏怠，戎士偷，則王子成父侍；德義不中，信行衰微，則筦子侍；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，以人之厚補其薄；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，兵加於有罪而不頓；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。今君之失多矣，未有一士以聞者也，故曰未具。」景公曰：「善。吾聞高繚與夫子遊，寡人請見之。」晏子曰：「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，為祿仕者不能成政；若高繚與嬰為兄弟久矣，未嘗干嬰之過，補嬰之闕，特進仕之臣也，何足以補君。」

燕昭王問於郭隗曰：「寡人地狹人寡，齊人削取八城，匈奴驅馳樓煩之下，以孤之不肖，得承宗廟，恐危社稷，存之有道乎？」郭隗曰：「有，然恐王之不能用也。」昭王避席請聞之，郭隗曰：「帝者之臣，其名，臣也，其實，師也；王者之臣，其名，臣也，其實，友也；霸者之臣，其名，臣也，其實，賓也；危國之臣，其名，臣也，其實，虜也。今王將東面，目指氣使以求臣，則廝役之材至矣；南面聽朝，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，則人臣之材至矣；西面等禮相亢，下之以色，不乘勢以求臣，則朋友之材至矣；北面拘指，逡巡而退以求臣，則師傅之材至矣。如此則上可以王，下可以霸，唯王擇焉。」燕王曰：「寡人願學而無師。」郭隗曰：「王誠欲興道，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。」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，居三年，蘇子聞之，從周歸燕；鄒衍聞之，從齊歸燕；樂毅聞之，從趙歸燕；屈景聞之，從楚歸燕。四子畢至，果以弱燕并彊齊；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，所以然者，四子之力也。詩曰：「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」此之謂也。

楚莊王既服鄭伯，敗晉師，將軍子重，三言而不當，莊王歸，過申侯之邑，申侯進飯，日中而王不食，申侯請罪，莊王喟然嘆曰：「吾聞之，其君賢者也，而又有師者王；其君中君也，而又有師者霸；其君下君也，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。今我，下君也，而群臣又莫若不穀恐亡，且世不絕聖，國不絕賢；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，若吾生者，何以食為？」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，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，自惜不肖，思得賢佐，日中忘飯，可謂明君矣。

明主者有三懼，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，二曰得意而恐驕，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，何以識其然也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，大敗之，兼有九夷，當是時也，南面而立，近臣三，遠臣五，令群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，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。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，大勝之，燒其軍，火三日不滅，文公退而有憂色，侍者曰：「君大勝楚，今有憂色，何也？」文公曰：「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，其唯聖人乎！若夫詐勝之徒，未嘗不危也，吾是以憂。」此得意而恐驕也。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，辯其言，說其義，

正月之朝，令具太牢進之先祖，桓公西面而立，筦仲隰朋東面而立，桓公贊曰：「自吾得聽二子之言，吾目加明，耳加聰，不敢獨擅，願荐之先祖。」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。齊景公出獵，上山見虎，下澤見蛇，歸召晏子而問之曰：「今日寡人出獵，上山則見虎，下澤則見蛇，殆所謂之不祥也。」晏子曰：「國有三不祥，是不與焉，夫有賢而不知，一不祥；知而不用，二不祥；用而不任，三不祥也；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。今山上見虎，虎之室也，下澤見蛇，蛇之穴也，如虎之室，如蛇之穴而見之，曷為不祥也。」

楚莊王好獵，大夫諫曰：「晉楚敵國也，楚不謀晉，晉必謀楚，今王無乃耽於樂乎？」王曰：「吾獵將以求士也，其榛蘂刺虎豹者，吾是以知其勇也；其攫犀搏兕者，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；罷田而分所得，吾是以知其仁也。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，楚國以安。」故曰：苟有志則無非事者，此之謂也。湯之時大旱七年，雒坼川竭，煎沙爛石，於是使人持三足鼎，祝山川，教之祝曰：政不節耶？使人疾耶？苞苴行耶？讒夫昌耶？宮室營耶？女謁盛耶？何不雨之極也，蓋言未已而天大雨，故天之應人，如影之隨形，響之效聲者也。詩云：「上下奠瘥，靡神不宗。」言疾旱也。

殷太戊時，有桑穀生於庭，昏而生，比旦而拱，史請卜之湯廟，太戊從之，卜者曰：「吾聞之，祥者福之先者也，見祥而為不善，則福不生；殃者禍之先者也，見殃而能為善，則禍不至。」於是乃早朝而晏退，問疾弔喪，三日而桑穀自亡。

高宗者，武丁也，高而宗之，故號高宗，成湯之後，先王道缺，刑法違犯，桑穀俱生乎朝，七日而大拱，武丁召其相而問焉，其相曰：「吾雖知之，吾弗得言也。聞諸祖己，桑穀者野草也，而生於朝，意者國亡乎？」武丁恐駭，飭身修行，思先王之政，興滅國，繼絕世；舉逸民，明養老。三年之後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，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，是以高而尊之也。

宋大水，魯人弔之曰：「天降淫雨，谿谷滿盈，延及君地，以憂執政，使臣敬弔。」宋人應之曰：「寡人不佞，齋戒不謹，邑封不修，使人不時，天加以殃，又遺君憂，拜命之辱。」君子聞之曰：「宋國其庶幾乎！」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，其亡也忽焉；成湯文武知任其過，其興也勃焉；夫過而改之，是猶不過。故曰其庶幾乎！」宋人聞之，夙興夜寐，早朝晏退，弔死問疾，戮力宇內。三年，歲豐政平，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，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，詩曰：「佛時仔肩，示我顯德行。」此之謂也。

楚昭王有疾，卜之曰：「河為祟。」大夫請用三牲焉。王曰：「止，古者先王割地制土，祭不過望；江、漢、睢、漳，楚之望也；禍福之至，不是過也。不穀雖不德，河非所獲罪也。」遂不祭焉。仲尼聞之曰：「昭王可謂知天道矣，其不失國，宜哉！」

楚昭王之時，有雲如飛鳥，夾日而飛三日，昭王患之，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，州黎曰：「將虐於王身，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。」令尹司馬聞之，宿齋沐浴，將自以身禱之焉。王曰：「止，楚國之有不穀也，由身之有匈脅也；其有令尹司馬也，由身之有股肱也。匈脅有疾，轉之股肱，庸為去是人也？」

邾文公卜徙於繹，史曰：「利於民不利於君。」君曰：「苟利於民，寡人之利也，天生烝民而樹之君，以利之也，民既利矣，孤必與焉！」侍者曰：「命可長也，君胡不為？」君曰：「命在牧民，死之短長，時也；民苟利矣，吉孰大焉。」遂徙於繹。

楚莊王見天不見妖，而地不出孽，則禱於山川曰：「天其忘予歟？」此能求過於天，必不逆諫矣，安不忘危，故能終而成霸功焉。

湯曰：「藥食先嘗於卑，然後至於貴；藥言先獻於貴，然後聞於卑。」故藥嘗乎卑，然後至乎貴，教也；藥言獻於貴，然後聞於卑，道也。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，其得味也多；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，其得言也少。是以明王之言，必自他聽之，必自他聞之，必自他擇之，必自他取之，必自他聚之，必自他藏之，必自他行之；故道以數取之為明，以數行之為章，以數施之萬物為藏。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，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。

楚文王有疾，告大夫曰：「筦饒犯我以義，違我以禮，與處不安，不見不思，然吾有得焉，必以吾時爵之；申侯伯，吾所欲者，勸我為之；吾所樂者，先我行之。與處、則安，不見、則思，然吾有喪焉，必以吾時遺之。」大夫許諾，乃爵筦饒以大夫，贈申侯伯而行之。申侯伯將之鄭，王曰：「必戒之矣，而為人也不仁，而欲得人之政，毋以之魯、衛、宋、鄭。」不聽，遂之鄭，三年而得鄭國之政，五月而鄭人殺之。

趙簡子與欒激遊，將沈於河，曰：「吾嘗好聲色矣，而欒激致之；吾嘗好宮室臺榭矣，而欒激為之；吾嘗好良馬善御矣，而欒激求之。今吾好士六年矣，而欒激未嘗進一人，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。」

或謂趙簡子曰：「君何不更乎？」簡子曰：「諾。」左右曰：「君未有過，何更？」君曰：「吾謂是諾，未必有過也，吾將求以來諫者也，今我卻之，是卻諫者，諫者必止，我過無日矣。」

韓武子田，獸已聚矣，田車合矣，傳來告曰：「晉公薨。」武子謂欒懷子曰：「子亦知君好田獵也，獸已聚矣，田車合矣，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？」懷子對曰：「范氏之亡也，多輔而少拂，今臣於君，輔也；黜於君，拂也，君胡不問於黜也？」武子曰：「盈而欲拂我乎？而拂我矣，何必黜哉？」遂輟田。

師經鼓琴，魏文侯起舞，賦曰：「使我言而無見違。」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，中旒潰之，文侯謂左右曰：「為人臣而撞其君，其罪如何？」左右曰：「罪當烹。」提師經下堂一等。師經曰：「臣可一言而死乎？」文侯曰：「可。」師經曰：「昔堯舜之為君也，唯恐言而人不違；桀紂之為君也，唯恐言而人違之。臣撞桀紂，非撞吾君也。」文侯曰：「釋之！是寡人之過也，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，不補旒以為寡人戒。」

齊景公遊於蓼，聞晏子卒，公乘輿素服，驛而驅之，自以為遲，下車而趨，知不若車之速，則又乘，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，行哭而往矣，至伏屍而號曰：「子大夫日夜責寡人，不遺尺寸，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，怨罪重積於百姓。今天降禍於齊國，不加寡人而加夫子，齊國之社稷危矣，百姓將誰告矣？」

晏子沒十有七年，景公飲諸大夫酒，公射出質，堂上唱善，若出一口，公作色太息，播弓矢。弦章入，公曰：「章，自吾失晏子，於今十有七年，未嘗聞吾過不善，今射出質而唱善者，若出一口。」弦章對曰：「此諸臣之不肖也，知不足知君之善，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。然而有一焉，臣聞之：君好之，則臣服之；君嗜之，則臣食之。夫尺蠖食黃，則其身黃，食蒼則其身蒼；君其猶有陷人言乎？」公曰：「善！今日之言，章為君，我為臣。」是時海人入魚，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，魚乘塞塗，撫其御之手，曰：「曩之唱善者，皆欲若魚者也。」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，故過失不掩，今諸臣諂諛以干利，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，今所輔於君，未見眾而受若魚，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，固辭魚不受。君子曰：弦章之廉，乃晏子之遺訓也。夫天之生人也，蓋非以為君也；天之立君也，蓋非以為位也。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，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，如此者，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，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，故有夷狄不君之辭，人主不以此自省，惟既以失實，心奚因知之，故曰：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，此之謂也。

齊人弒其君，魯襄公援戈而起曰：「孰臣而敢殺其君乎？」師懼曰：「夫齊君治之不能，任之不肖，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，非所以立君也。其身死自取之也；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，奚其過也。其臣已無道矣，其君亦不足惜也。」

孔子曰：「文王似元年，武王似春王，周公似正月，文王以王季為友，以太任為母，以太姒為妃，以武王周公為子，以泰顛閎夭為臣，其本美矣。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，正其國以正天下，伐無道，刑有罪，一動天下正，其事正矣。春致其時，萬物皆及生，君致其道，萬人皆及治，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，其誠至矣。」

尊君卑臣者，以勢使之也。夫勢失則權傾，故天子失道，則諸侯尊矣；諸侯失政，則大夫起矣；大夫失官，則庶人興矣。由是觀之，上不失而下得者，未嘗有也。

孔子曰：夏道不亡，商德不作；商德不亡，周德不作；周德不亡，春秋不作；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。故上下相虧也，猶水火之相滅也，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，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，人君不察焉，則國家危殆矣。筦子曰：權不兩錯，政不二門。故曰：脛大於股者難以步，指大於臂者難以把，本小末大，不能相使也。

司城子罕相宋，謂宋君曰：「國家之危定，百姓之治亂，在君行之賞罰也；賞當則賢人勸，罰得則姦人止；賞罰不當，則賢人不勸，姦人不止，姦邪比周，欺上蔽主，以爭爵祿，不可不慎也。夫賞賜讓與者，人之所好也，君自行之；刑罰殺戮者，人之所惡也，臣請當之。」君曰：「善，子主其惡，寡人行其善，吾知不為諸侯笑矣。」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，國人知刑戮之威，專在子罕也，大臣親也，百姓附之，居期年，子罕逐其君而尊其政，故曰：無弱君無彊大夫。老子曰：「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借人。」此之謂也。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